

四庫全書

史部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三十二

宋 李燾 撰

仁宗

慶厯元年五月己酉朔詔諸路各置招撫蕃落司以知
州通判或主兵官兼領之

此事實錄殊不記惟此月朔
書命知麟州苗繼宣管勾招

撫屬戶事因采田

况奏議特書之

辛亥詔陝西經畧安撫緣邊招討使判永興軍夏竦候

陳執中至領兵出巡邊

乙卯詔以銅錢出外界一貫以上為首者處死其為從若不及一貫河東河北京西陝西人決配廣南遠惡州軍本城廣南兩浙福建人配陝西其居停資給者與同罪如捕到蕃人亦決配荆湖江南編管仍許諸色人告捉給以所告之物其經地分不覺察官吏減二等坐之初權三司使公事葉清臣言朝廷務懷來四夷通緣邊互市而邊吏習於久安約束寬弛致中國寶貨錢幣日

流於外界比年縣官用度既廣而民間貨易致不通方
羌戎為叛指日待誅姦人出入邊關蕩然無禁故於舊
條第加其罪

丁巳御崇政殿錄繫囚雜犯死罪以下遞降一等杖以
下釋之

戊午以右班殿直閤門祇候趙珣為閤門通事舍人陝
西經畧安撫招討都監珣初隨其父振在西邊訪得五
路徼外山川邑居道里凡地之利害究其實作聚米圖

經五卷韓琦言於帝詔取其書并召珣至又上五陣圖
兵事十餘篇帝給步騎使按陣既成臨觀之於是陳執
中薦珣為緣邊巡檢使呂夷簡宋庠共奏曰用兵以來
策士之言以萬數無如珣者即擢任之珣自以年少新
進未有功辭都監授兵萬人賜御鎧伏令自擇偏裨參
佐居涇原兼治龍竿城瑪展當羅百餘帳處近寨為暴
珣白府引兵二萬自靜邊歷貴烏抵默寧襲賊俘獲千
計靜邊將劉滄殿後為賊所掩珣登阪望見從騎數百

復入拔滄之衆以出土皆歎服轄戩居康谷無所屬珣

與書招之遺以綈錦轄戩聽命

數事附見恐別有日月則當追改本傳云珣辭

都監按此月丁卯即罷都監不緣珣辭也不知珣不為都監後以何官治籠竿城據范仲淹奏議慶厯二年二月五日奏看詳珣所上劄子猶帶都監且云去年十一月赴籠竿城駐劄則是珣未嘗辭都監都監亦未嘗罷也當考

已未代州言陽武寨有北界人侵耕禁地盖由前寨主彌文寶等失巡防所致請自今緣邊諸寨有失巡防致北界侵耕者準透漏賊盜條論罪從之

壬戌詔入內侍省都知內侍省左右班都知比景福殿使入內侍省都知內侍省左班都知右班都知比宣慶使入內侍省副都知內侍省左右班副都知比宣政使入內侍省押班如本官諸司使以上者比昭宣使諸司副使以上並班皇城使之上從閤門所奏也呂夷簡初入相即升都知押班班次天聖七年九月於是三入又降此詔然未嘗關報御史臺故當時任都知押班者每遷官則必奏免正衙議者非之先是左正言孫洵奏

太宗初置京朝官考課院即今審官院是也凡中外守任咸給印紙歷子或功績可紀清白有守過犯度數舉主姓名盡得書之無所遺俾至闕下赴院磨勘第其等而升黜之此朝家激勵賢才驅策駑蹇之至術也自後因循咸以磨勘為轉官之階梯不復有尚功之志節但居官三周例遷一級雖數有失亦不退覆故士大夫以無過犯為能是使庸愚不肖之人晏然自得不十年間坐致員外郎是以居常則朱紫相隨應用則玉石難辨

苟不更張弊轍必恐寢廢政綱臣欲乞今後應京官升朝官並依舊許三周年一次磨勘如明有理迹廉名者即與轉官有公私罪者等第降黜無功過者且守舊資如此足以旌別賢愚永著甲令廉勤公幹之士聞之必激節顧行者衆矣更乞差近上臣僚別定格式亦一時之懿範也沔又奏國朝自景德祥符間屢行大禮旁流慶澤凡文資自帶職員外郎武職自諸司副使已上每遇南郊及知雜御史刺史以上逐年聖節並許奏蔭子

孫弟姪雖推恩至深而永式未立今臣僚之家及皇親
母后外族皆奏薦略無定數多至一二十人少不下五
七人不限才愚盡居祿位未離襁褓已列簪紳或自田
畝而來或從市井而起官常之位已著而僕隸之態猶
存是則將國家有數之品名給人臣無厭之私惠故使
父兄不敦教訓子弟不修藝業俾之從政徒只害民若
不急為更張已見積成弊倖欲乞今後帶職員外正郎
只許蔭叙一名子弟少卿給諫與二人承郎三人尚書

四人僕射以上與五人致仕及物故各更與一人武職等比類官品皇親母后之族及兩府大臣亦乞約立人數伏乞特差近上臣僚定其久制以為萬世之法於是沔又奏臣前日上殿曾有劄子乞差近上臣僚重定文武班磨勘官資年限蔭子孫人數事已蒙聖旨送中書訖竊見內侍省近年改官亦無定制率不踰紀便至使名況國朝已來自有故事今半載之內四為防禦既無殊績又匪年勞未知何名當此異寵復又奏蔭養男人

數不少伏望特降嚴命指揮令限年遷轉及約品蔭叙
為昌朝之永式沔又奏臣竊聞內侍別立主司中官自
通禁省有唐四品不通於典制五局兼著於令丞所以
分中閫之政不使挾外廷之議如此檢節尚至侵陵故
聖宋已來明制斯在太宗著令式之文真宗述箴規之
訓能詔近習各謹吹噓所繫安危尤加約束是以先朝
秦翰等數人履行端謹節義深厚心皆好善意不害人
出則總邊方之寄歸則守內庭之職俾之兼領亦不侵

官止守使名終無殊命今聞欲以都知押班之資升於
閤門引進之上隳國家之舊典起官寺之威權況內殿
起居則別班朝集宴會則不預安用異數竊據橫行盖
因勾當局務之間多與文武官員同事爭列名銜自尊
位貌遂欲改革品秩僥寵榮誰啓厲階輒敗經制今
邊陲用武賞罰是先慎揀官資尚難激勸豈宜閤寺之
人更居侯伯之上竊恐將帥之臣耻居其下策勲之際
不重此官大紊紀綱事亦非細伏望守祖宗之規式戒

左右之權倖則朝廷之福天下之幸也所有先降劄子
下閣門重定都知押班位乞更不施行沔又奏竊見天
聖之間多有內降莫測夤緣盡由請託蓋頗邪之輩巧
宦進身求左右之容僥榮濫賞假援中闈實玷朝直昔
唐之斜封終汚圖史洎景祐初元陛下勤政首革時弊
澄清仕途天下之人抃足稱快近歲以來此路復起未
知以何事迹達於聰明妨公起謗無甚於此中人佞人
得以希意陰結所知率由斯道故有位臣僚引薦親戚

干冒寵榮惟務奔趨不顧廉耻豈非風化使然伏望特
發宸衷止絕內降如有合自中出之事令兩府及諸司

依公執奏勿使阿諛上累聖明仍乞別降手詔戒告中

外

沔五奏並據沔家集
并畢仲游神道碑

沔五奏皆與大臣牾又薦田況

歐陽修張方平曾公亮蔡襄王素可任諫官自代

此據
畢仲

游神
道碑

甲子沔罷左正言為工部員外郎提點兩浙路刑獄

出內藏庫緡錢一百萬助三司給陝西軍費仍令轉運

司聽商人於緣邊及內地入見錢給以香藥象牙鹽茶
或與恩澤

乙丑贈皇長子為太傅封褒王賜名昉謚懷靖與豫王
同葬于永安

丁卯罷陝西經畧安撫緣邊招討都監

庚午龍圖閣直學士權三司使葉清臣知江寧府權知
開封府天章閣待制吳遵路知宣州陝西都轉運使龍
圖閣直學士姚仲孫權三司使知制誥賈昌朝為龍圖

閣直學士權知開封清臣與遵路相厚宋庠鄭戩皆同年進士四人據要地銳於作事宰相以為朋黨請出之辛未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宋庠守本官知揚州樞密副使右諫議大夫鄭戩加資政殿學士知杭州先是呂夷簡當國同列不敢預事唯諾書紙尾而已獨庠數與之爭論夷簡寢不悅上顧待庠頗厚夷簡忌之巧為所以傾庠未得及范仲淹擅通書元昊又焚其報夷簡從容謂庠曰人臣無外交希文何敢如此庠以夷簡誠深

罪仲淹也他日於上前議其事庠遽請斬仲淹樞密副使杜衍力言其不可庠謂夷簡必助已而夷簡終無一言上問夷簡夷簡徐曰杜衍之言是也止可薄責而已上從之庠遂倉黃失措論者喧然皆咎庠然不知實為夷簡所賣也於是用朋黨事與戢俱罷時西兵數虜上憂之欲遣輔臣戢請行不許

庠戢同罷戢獨加職此必有說當考

翰

林學士兵部郎中知制誥王舉正為右諫議大夫參知政事舉正厚重寡言前一夕吏有報者舉正方燕居齋

舍徐謂吏曰傳者必妄不然安得漏禁中語既入謝上
曰卿恬於進取未嘗干朝廷以私故不次用卿 樞密
直學士右諫議大夫知益州任中師龍圖直學士給事
中知河南府任布並為樞密副使先是布數上書論事
帝欲用之呂夷簡薦中師才不在布下遂俱擢任或曰
中師前罷廣州嘗納賂於夷簡於是樞密副使闕上謂
夷簡用諫議大夫任姓者蓋指布也夷簡遽進中師名
上徐曰今在西川夷簡因言中師可用乃并用兩人

據此

日右諫議大夫集賢院學士楊日嚴為樞密直學士

知益州時三司急財用有詔折戶版為十等第賦役民以歲租占佃官田廬者高其估募輸錢就市為已業人苦其擾又陝西秦收市益梓路溪峒馬而不知其實無馬也日嚴皆奏罷之

日嚴此事恐自有時日則此除當削去

詔陝西經

畧安撫招討使判永興軍陳執中屯涇州時兩人議邊事不合故分任之

壬申徙知耀州龍圖閣直學士范仲淹知慶州兼管勾
環慶路部署司事初元昊反陰誘屬羌為助環慶酋長
六百餘人約與賊為鄉導後雖首露猶懷去就仲淹至
部即奏行邊以詔書犒賞諸羌閱其人馬立條約讎已
和斷輒私報之及傷人者罰羊百馬二已殺者斬負債
爭訟聽告官為理輒質縛平人者罰羊五十馬一賊馬
入界追集不起隨本族每戶罰羊二質其首領賊大入
老幼入保本寨官為給食即不入寨本家罰羊二全族

不至者質其首領諸羌受命悅服自是始為漢用
知慶州天章閣待制張奎為陝西都轉運使

癸酉內六班散都頭都知郭興等試武藝於崇政殿擢
興為左藏庫副使餘並優遷之

甲戌虞部員外郎監百里鎮酒務郭志高復為六宅使
涇原路都監尋以親喪復為虞部員外郎 太常丞直
集賢院簽書陝西經畧安撫判官田況上兵策十四事
一曰吳賊弄兵侵噬西蕃開拓封境僭叛之迹固非朝

夕始於漢界緣邊山險之地三百餘處修築堡寨欲以
收集老弱併驅壯健為入寇之謀初貢嫚書亦未敢擾
邊范雍在延州屢使王文思輩先肆侵掠規貪小利賊
遂激怒其衆執以為辭王師伐叛弔民之體自此失之
劉謙高繼嵩等破龐青諸族任福襲白豹城皆指為有
功者也無不殺戮老弱以為首級彼民皆訴冤於賊以
求復讎此皆吾民受制敵人而又使無辜被戮毒貫人
靈上下文移皆謂之敵人吁可媿也或謂國家久不能

用兵將卒未練欲使趨功騖利習於戰鬪爾然賊界諸處設備甚謹屢見打族非利俘獲無幾陷沒極多如郝仁禹打旺額依族亡三百四人無所獲任政打納斡堡亡一百九十三人秦鳳部署司打隆博族亡九十六人各獲首一級麟府軍馬司入賊界牽制亡三百八十八人斬馘者十八其餘大亡小獲無足言者以此計之寔傷挫國威取賊輕侮自今宜且罷打族但嚴設守備以俟賊至然後別為之策以破姦謀二曰自昊賊寇邊王師

屢戰不利非止人謀不善抑亦衆寡非敵近因好水川之敗士氣愈怯諸將既沒牙隊之兵罪皆當斬朝廷普示含貸欲為招集仲恩屈法事非獲已軍中相勸以退走自全為得計陝西雖有兵近二十萬戍城寨二百餘處所留極少近又欲於廊延環慶涇原三路各抽減防守駐兵於廊慶渭三州大為屯聚以備賊至然今廊延路有兵六萬六千餘人環慶路四萬八千餘人涇原路六萬六千餘人除留諸城寨外若逐路盡數那減屯聚

一處更會合都監巡檢手下兵併為一陣極不上三二萬人賊若分衆而來猶須力決勝負或昊賊自領十餘萬衆我以三二萬人當之其勢固難力制議者但欲以寡擊衆幸於偶勝然非萬全策也夫能以寡擊衆徼一時之勝者或得地利或發奇策非可恃以為常今必敗之形洞可前照而恬然坐視莫或為計議者又謂賊若併兵而入則可率他路兵以禦之且賊每入寇既有所得颺馳霧卷一夕而去他路固無所及矣或謂收保邊

民持重以觀其勢可擊則擊不可則已賊不過破毀民
生因食野積而歸爾此苟一日之不敗則可也深慮後
患有異於斯臣去冬在都下嘗聞士大夫相與言謂小
羌不足憂何則叛命之初我無邊備若兵隨檄至則關
中安危未可知此賊計之失也自劉平石元孫陷沒中
外震駭賊若長驅而至誰能當之此二失也臣始聞此
說謂賊之易與也今觀其包藏變譎圖全擇利乃知所
謂失策者實賊之得計也且賊未敢長驅亦猶我之未

敢深入所以然者主客異勢進退懷疑邊防之兵並出
其後險要之地或斷其歸是決成敗於一舉豈勝筭哉
自李士彬被虜劉平等敗沒延州之境蕩然一空日者
山外之民殺掠奔潰已亡大半是渭州之境又漸空矣
料賊今秋來春猶且驅劫不已必使我藩籬盡空表裏
可見然後攻城破邑漸謀長驅則無後顧之患臣所謂
關中安危漸不可測願朝廷為勇斷之計也斷之勇者
在乎發內帑之財募陝西河東強壯之民五七萬分屯

廊延環慶涇原三路甫及防秋則以逐處弓手分番戍
守城寨而參以正名每路及五六萬人以上精加訓練
我軍既衆其氣自振也必曰募民兵則衆情不安增邊
戍則大費不贍此循常拘近之論也且民兵之法祖宗
所行訖今軍中餘老多在加之出財選募非同差點其
中必有樂聞効用者內帑之積祖宗本為用兵今乃其
時也三曰用兵之法當先有部分部分進退權於大將
旗鼓旗鼓常在軍中自西陲用兵每戰必敗好水川之

戰任福實大將而不能指麾統制以為已任乃自率一隊前當劇鋒矢盡勢窮而後陷沒忠勇之節雖可嗟閔然論其才力止一卒之用夫部分不明多則不能辨少則不能勝進無所勸退無所止一有紛亂則其勢北矣欲矯此弊在乎先求大將之才峻其威權而尊寵之如葛懷敏為鄜州部署張亢為鈐轄當以偏裨之禮奔走麾下若犯令即當誅之乃平牒往來動皆鈞禮韓琦范仲淹為經畧安撫副使葛懷敏見之禮容極慢上下姑

息三軍之士何所法耶夏竦陳執中以儒臣委西畧不能身當行陣為士卒先至於選擇大將明立部分乃其職也乞朝廷降詔令更互巡邊采察邊臣中有材任大將者特與不次拔擢其驕怯之將徒自顧重不為國家盡力者奏罷之則部分立而功可冀矣四曰自古用兵未有不由間諜而能破敵者也吳賊所用諜者皆厚賞賂極其尊寵故窺我機宜動必得實今邊臣所遣刺事人或臨以官勢或量與茶絲只於屬戶族帳內采道路

言便為事實賊情變詐重成疑惑今請有入賊界而刺得實者以錢帛厚賞之賊將葉勒綱朗凌約噶之徒皆元昊親信分廂主兵俯近漢界出入從者不過一人若能陰募死士陷胄碎首是去賊之手足王公嘗欲用此策但朝廷不惜美官重賂則功豈難圖五曰唐置都護府掌撫慰諸蕃征討斤候及行賞罰叙錄勲勞其屬有長史錄事功倉戶法諸曹得為開府之盛國朝承五代之後事歸邊防當西陲安輯時朝廷固無意及此今賊

大肆殺掠緣邊屬戶各顧家族心生向背又使姦人縱行誘脅以此賊勢轉盛而邊候無復扞蔽今新置招撫蕃落司所謂招撫者非飲食不足以得其驩非賞賂不足以回其意非變術不足以鼓其勇非刑誅不足以制其驕曩者曹瑋在秦州誅賞並行戎落惴伏比涇原用韓質秦隴用張僕皆韓琦隨行指使雖各有武勇至於招撫之術豈可倚邪環慶一路屬戶未嘗經賊殘破部族完整人堪戰鬪若綏御有術可得精兵數萬請令都

部署舉官與王懷端

王懷端同招撫
見七月丙辰

協力招撫仍只令

韓琦王沿龐籍張奎同領之事之大者關報部署司其餘知州通判更不兼管以養正兵萬人一歲之費為招撫之具則事無不濟自來屬戶販鬻青白鹽以來厚利今一切禁絕之欲以困賊然絕屬戶之利無以資其生太宗朝鄭文寶言禁青白鹽以困遷賊可以不戰而屈人兵詔自陝以西市之者皆坐死其後犯法者甚衆戎人乏食寇鈔邊郡內屬萬餘帳歸繼遷命錢若水馳傳

視之因詔盡復舊制戎人始漸歸附今日之勢若厚加
招撫稍寬鹽禁則屬戶無不得用議者以邊饋已窘而
又興費不貲非至計也且國家通使嘉勒斯賚欲誘以為
用賜帛二萬以促其師終無實報是捨屬戶近成之效
而信西蕃遠望之言豈至計邪自吳賊破釐牛城築瓦
川會而嘉勒斯賚遠竄哩沁城偷安苟息其子默戩覺轄
戩自立皆為仇敵尚不能制矧能為吳賊輕重邪溫布
且乃嘉勒斯賚親信首領之豪其子伊實濟魯有衆萬餘

最為彊盛乃與昊賊結姻嘉勒斯賚日益危弱今欲為國家用非臣之所能知也以是論之招撫屬戶不猶愈於彼乎六曰環慶路投來蕃部極多夏竦等懲延安之前失慮賊馬奔衝內應為患欲遷襄唐州界給曠土使就生業又皆不肯離住坐驟加起遣則戎心動搖或致生事若招撫蕃落司得人令躬至族帳察其心之向漢者給緣邊閑田編於屬戶或度其後必生變者徙之內地然恩威裁制其事百端苟非權謀未易集事也七曰蕃

落廣銳振武保捷皆是土兵材力伉健武藝精強戰鬪常為士卒先自吳賊擾邊以來惟土兵踴躍志在爭功其如請給甚微不及東軍之下者振武料錢五百而五十為折支積數月一支又皆糜敝不堪之物如新添虎翼兵自南中選填材質綿弱自云不知戰鬪見賊恐死傳者皆以為笑朝廷但塞數為名而已若月添土兵請給事恐難行請遇特支比常優加其數或別定南郊賞例以激其心則其立功必不在東軍之後矣八曰緣邊

屯戍騎兵軍額高者無如龍衛聞其有不能被甲上馬者況驍勝雲武二騎之類馳走挽弓不過五六斗每教射皆望空發箭馬前一二十步即已墮地以賊甲之堅縱使能中亦不能入況未能中之請密料邊兵益步卒而減騎軍但五分得一足矣以一騎軍之費可贍步軍二人而又寬市馬之煩擾違害就利莫善於茲也九曰西賊每至諸城寨不料衆寡並須出戰稍有稽違皆以軍法從事使趙奢李牧周亞夫授任於今日獲罪必先

於諸將矣邊臣甘心死事猶獲子孫之福不敢持重伺隙自取嚴誅今若遇寇大至且堅壁以守須會合諸路兵馬可以取勝則令出戰若賊衆不多而畏怯不即追討並即誅之卜曰主將用兵非素撫而威臨之則上下不相附指令不如意西賊首領各將種落之兵為之一溜少長服習如臂之使指既成行列舉手掩口然後敢食慮酋長遙見疑其語言其整肅如此昨任福在慶州蕃漢漸各信服士卒亦已諳練一旦驟徙涇原適值賊

至麾下隊兵逐急差撥諸軍將校都不識面勢不得不
陷覆今請諸路將佐非大故無得輕換易庶幾責其成
功十一曰古之良將以燕犒士卒為先所以然者鋒刃
之下死生俄頃固宜推盡恩意以慰其心李牧備匈奴
市租皆入幕府為士卒費趙充國禦羌戎亦日饗軍士
太祖用姚弋弼董遵誨抗西戎何繼筠李漢超當北敵
各得環慶齊棣一州征租農賦市牛酒犒軍中不問其
出入故得戎寇屏息不敢窺邊臣前通判江寧府因造

紙甲得遠年帳籍見曹彬攻江南日和州逐次起餉猪肉數千斤以給戰士近范仲淹在延州奏乞比永興秦州支米造酒有司之吝以為無例而罷今請渭延慶三州及諸路部署司並特支米造酒仍都部署司別給隨軍錢務令贍足除軍負及其餘士卒每一季或因都閱或值出入並須量有需及以慰勞苦古者命將出師間外之事無不專制裁量用度豈有異同今主兵者皆力敵權鈞紛然相制豈國家任人責功之大體邪十二曰

工作器用中國之所長非夷狄可及今賊甲皆冷鍛而
成堅滑光瑩非勁弩可入自京齋去衣甲皆軟不足當
矢石以朝廷之事力國之伎巧乃不如一小羌乎由彼
專而精我漫而畧故也今請下逐處悉令工匠冷砧打
造純鋼甲旋發赴緣邊先用八九斗力弓試射以觀透
箭深淺而賞罰之聞太祖朝舊甲絕為精好但歲久斷
綻乞且穿貫三五萬聯均給四路亦足以禦敵也十三
日今春吳賊寇邊棄下攻城之具極為拙鈍此特緩吾

備也料賊年歲間破盡緣邊籬落必驅迫漢民屬戶使
為先登以攻城邑儻邊城一有不守事固可憂今修築
城寨雖漸完固其如軍民不知守城次第請下河北選
守城卒三五人分諸處指教繕治器用大為之備賊動
必求全常顧後患若邊城堅守攻之不拔則亦未敢長
驅而深入也十四曰昊賊蓄謀歲深盡更漢法自作妖
書非恩信可以縻文令所能動若非天威震赫大挫姦
鋒則其勢未已緣邊與賊山界相接人民繁庶每來入

寇則科率糧糗多出其間山界之民引弓甚勁與賊為
戰所謂步奚此皆去賊地遙向漢甚邇若乘戰勝之氣
賊皆散歸乘其不備分路進兵而攻取之抗禦者誅殛
降順者招來老弱無辜係之南徙其間險要可守之地
則築堅壘以據之所得土田給與有功屬戶必不可守
則縱兵破盪以弱賊勢若請命歸款則裁割縱舍制之
在我弭患如此則邊陲可安矣上嘉納之十四策本傳
乃殊不載今

依實錄
備載

乙亥右正言同管勾國子監梁適言近制本監舉人無
戶籍者聽召京朝官有出身者保三人無出身者保二
人今秋試在近而遠方寒士難於求保請應見任并在
銓幕職州縣官非伎術流外及歷任有贓者並聽為保
從之

丙子龍圖閣直學士右司郎中知鳳翔府孫祖德為右
諫議大夫知永興軍

六月壬午改新知永興軍孫祖德知河中府新知河中

府吏部侍郎范雍知永興軍初命夏竦判永興又以陳
執中知永興及兩人分出按邊而領府事猶如故乃復
使雍守京兆於是一府三守公吏奔趨往來不勝其擾
自昔未嘗有也

甲申詔舉縣令之法本欲試其治能而流內銓乃注過
滿見闕僻小之處自今令所部指定繁劇或無治效則

奏舉之

會要六月七日二十五
日凡兩事今并為一

戊子詔選人乞侍養者須及三年乃聽於所在給文憑

赴流內銓注官

壬辰中書上鑠廳舉人姓名上謂呂夷簡曰比開此路以獎勵世祿子孫何其盛也又顧王舉正曰卿世為參知政事可謂榮矣 右正言梁適為直史館判太府寺

適以妻從父任中師為樞密副使請罷諫院既貼以館

職仍詔候起居注闕補之

司馬光記聞云梁適與任中師有姻知其賂呂夷簡事明

往視之曰宜繩子舍未幾得修注按此則適初罷諫院已即有此旨矣七月乙丑楊察出為江東漕適代修注

所以出察或專為適地當考

詔陝西諸路部署司自今西賊犯塞

方得出兵掩擊諸族以牽其勢自餘毋得擅行侵掠始用田況之言也

癸巳詔臣僚舉官已擢用而復首陳若體量無實狀勿以為負

甲午詔近制在京庫務及諸處榷務茶鹽等場並舉官監當近聞多涉干請自今審官三班院流內銓選人丙申西界偽團練李興為供備庫副使壽州都監初興既內附而部署司言興元昊親信恐不得其情故徙之

南方

丁酉同陝西經畧安撫招討使知永興軍陳執中言朝廷比令夏竦互出巡邊常留一員在關中臣猶恐使名甚重而將兵不多使賊界探知轉生狂慮今又奉宣與夏竦分路屯近邊而兵共不滿萬人苟賊以勁卒入寇動挫國威加以炎酷之際出師按邊未得措置之策臣昨與竦議欲專以靜勝敵杜其蹊徑絕其資糧益自訓練軍旅濬理城池安輯人民減節經費三二年間可使

窮虜自歸今復輕為舉動暴露師徒但啓戎心實滋邊患望朝廷察此事機凡有更張密下帥臣共議方可施行執中既屯涇州令諸部曰寇藉吾水草鈔邊圖利不除且復至命悉焚之

已亥陝西體量安撫使王堯臣言四路緣邊所守地界約二千餘里屯兵二十萬廊延六萬八千環慶路五萬涇原路七萬秦鳳路二萬七千餘分屯州軍縣鎮城寨及疲懦殘傷不任戰鬪外總其可用者僅十餘萬人每

賊繇一路入寇其所領兵常多官軍數倍延州之戰李士彬帳下蕃兵數萬先被驅虜反為其用賊大寨在五龍川去延州三里其後隊至虞家莊不絕虞家莊去延州二十里較其衆十餘萬劉平等自延慶赴援所將才八千餘人其勢固不敵及再犯鎮戎軍亦不下五六萬諸將以兵力寡弱又諸路策應未至及披城結陣自固故所折不多然郊野人戶及西頭弓箭手破蕩殆盡今年寇山外其衆如延州之數韓琦在鎮戎軍以見在兵

馬盡授諸將是時任福等纔萬八千人賊未亡隻矢而諸將已覆軍賊几三至而三勝繇衆寡之勢不侔也彼常以十戰一我常以一戰十其為勝負甚明雖議者謂劉平任福之兵由晝夜馳逐芻糧不繼人馬飢疲遂至敗陷然彊弱勢異雖使不飢不疲未見全勝之理今須較四路之勢因其事形益屯兵馬以待其來其先涇原路接天都山去賊巢穴為近山川平易可以出大兵若勁騎疾馳則渭州旦暮可至自渭以東緣涇河大川直

抵涇邠略無阻閼彼若大舉為深入之計須由此路而
原州界敏珠爾密桑等族其迹多向背朝廷雖令招撫其
應命者皆非首領其所賜物色旋送賊所以作歸投質
驗每賊至常出入馬為助兼此路見在屬戶萬餘帳從
來驕黠山外之戰觀賊入寇道路會戰之處一如宿計
彼之遠來安能知此皆屬戶為之鄉導也四路之中今
此路最為急須益兵三萬屯渭州以備出戰為鎮戎山
外之援以萬人屯涇州控扼要會為原渭聲勢如此則

可以杜深入之患其次環慶路素為險阨之地臣等昨由馬嶺禾波鎮至環州川路平直兩邊雖有土山山外皆高原谷道交屬何往不通土人皆言此路非險於廊延蓋賊從來未及此又務張虛聲欲朝廷不過為備所管屬戶彊壯人馬約及二萬餘其間向漢者甚多去年破白豹後橋及經納等寨皆蕃族首領導致之力向者賊寇延州謂其利在虜掠財蓄則蕃戶所有不如山外漢人之饒其先延而後渭者利於破蕩向漢屬戶爾況

慶州東路華池鳳川與賊界金湯白豹相接兼北路東西谷所距甚近若分頭入寇則何以支梧今所管兵纔二萬仍分在環慶二州近發新團立指揮以代舊兵仍不及元數慶州之西七十里即馬嶺寨北十餘里即背漢蕃部殺牛族有彊壯人馬二千餘皆負險而居自來招輯不至多擾緣邊若更與他族連結要斷馬嶺則環慶二州之兵不能更相為援必須益兵二萬於環慶二州屯近邊城寨來則合力以戰居則分頭以守亦足制

賊之衝突也其次秦州絕在西南去賊界差遠其入寇之路東則自儀州西南生屬戶八王族界經過至水洛城北是賊界當羅等族地水洛城南與秦州治坊和爾楊寨相接其西路自山外石門硤正南百餘里至簞簞城轉三都谷至安遠伏羌寨次西乾川谷在古渭州西北約二百餘里至寧遠寨亦合於伏羌然皆與山外城寨相近彼若深入為寇則慮涇原之兵斷其歸路今秦州所管兵馬共二萬七千分屯諸城寨外正兵不及萬雖

然驗其事形若有所恃僅用禦捍亦未為全勝之師必
須益兵萬人分屯安遠伏羌冶坊和爾揚弓門寨清水縣
以扼東西之來路寇至則據險守隘以塞其前出山外
之兵要其後未必能為邊患也其次延州自殘蕩以來
西自保安軍東自白草寨西百餘里北自邊界南至金
明縣百餘里無居人惟東路近裏有延川等數千戶西
路有蕃官胡繼諤界族帳不多賊若不攻圍延州必不
出大衆以趨小利若偏師而來本州兵馬見總六萬分

置六將上下親附士卒樂用足以禦捍不須添兵今防
秋甫近若不蚤為處置一失機便為患不細其三路添
兵六萬人宜於鄉弓手內揀本戶三丁以上者取一人
刺手背團為土兵況淳化咸平中已曾點括耳目相接
若處置得宜亦不至驚擾仍乞降敕告諭候平賊放歸
農且賊之犯邊不患不能入患不能出近寨山原川谷
雖險易不同而兵難行小道大衆須由大川大川之中
皆為寨柵控扼然其遠引而來利在虜掠人自為戰所

向無前若延州之金明塞門寨鎮戎之劉璠定川堡渭
州山外之楊博隆城靜邊寨皆不能扼其來故賊不患
不能入也既入漢地分行鈔畧驅虜人畜齎至財貨人
馬疲困奔趨歸路無復關志以精兵扼險彊弩注射旁
設奇伏斷其首尾且逐且擊不敗何待故賊之患在不
能出也賊屢乘戰勝重掠而歸諸將不能扼其歸路追
逐掩殺者由兵寡而勢分也若尚循故轍終無可勝之
理又鄰路兵馬會合策應率皆後時而前年賊寇延州

環州趙振引援兵却由慶州取直羅赤城路入邠州方
至延州城下約近十程比至則賊馬出境已數日矣初
若自環州取徑道由華池鳳川德靖寨抵保安軍出賊
之後可速數程乃云緣邊徑路俯接賊界經歷屬戶慮
致不虞豈有被甲執兵擁數千之衆不敢過屬戶界中
顯是逗撓為自全之計請嚴敕部署司令逐處蕃落將
亟公人百姓內選熟知山川道路者檢踏州軍往來徑
路修治令通軍馬每賊至令鄰路即時領兵策應違者

軍律論

本傳載此疏甚畧亦頗有不同處當參合刪修

堯臣又言范仲淹韓琦

皆天下選其忠義智勇名動遠方不宜以小故置散地

且任福坐違節度致敗尤不可深責主帥由是忤宰相

意并他議多格不行

并他議格不行據歐陽修墓誌

西北邊皆有蕃

兵蕃兵者塞下內屬諸部落團結以為藩籬之兵也羌

戎種落不相統一保塞者謂之屬戶餘謂之生戶陝西

則秦鳳涇原環慶鄜延河東則石隰麟府其大首領為

都軍主百帳已上為軍主都虞候指揮使副指揮使軍

使副兵馬使以功次補者為刺史諸衛將軍諸司使副使承制崇班供奉官至殿侍其充本族巡檢者俸同正貲添支錢十五千米麵僦馬有差為刺史諸衛將軍請給同蕃官例首領補軍職者月俸錢自三千至三百又歲給冬服綿錦袍凡七種紫綾二種十將而下皆給土田元昊反先破金明寨殺士彬父子蕃部既潰乃破塞門安遠寨圍延州蓋其籬落先亡矣於是王堯臣建言涇原路熟戶萬四百七十餘帳帳之首領各有職名曹

瑋帥本路威令明著常用之平西羌其後邊備稍懈守將惟務姑息寢成驕黠自元昊反鎮戎軍及渭州山外皆被侵擾近邊熟戶亦遭殺虜蕃族之情最重酬賽因此釁隙激怒之可復得其用請遣人募首領願効用者籍姓名并士馬之數及千人聽自推其謀勇者一人授以班行及巡檢之名使將領出境破蕩生戶所獲財畜官勿檢覈得首級及傷者給以賞物仍依本族職名補遷及增俸錢詔如所請

此據本志附見所言蕃官遷補次第畧已見曹瑋時當考

右驂驩使象州防禦使入內副都知王守忠得疾大書以授其子崇吉等曰公直忠孝事國保身而不及其私辛丑卒贈武康節度使謚僖恭

壬寅中書奏近添差弓手准備捕盜昨令淮南江南兩浙荆湖諸州軍招置宣毅指揮充本城禁軍今已成次第所有添差弓手須議減放欲於見第二第三等戶內選留少壯有勇力者於舊額外增兩倍每五十人置節級一名其餘揀退者及指揮使並遣歸農從之

罷指揮使蓋用

張方平奏議當考方
平奏議附二月辛丑

癸卯命翰林學士王堯臣聶冠卿知制誥郭微之看定
三館秘閣書籍

乙巳詔陝西河北河東三路方用兵之際而知州通判
縣令有司銓授頗拘資格其令翰林學士承旨丁度以
下各同選舉庶幹吏以名聞

丙午知并州楊偕遣曲陽主簿楊拯獻龍虎八陣圖及
所製神楯劈陣刀手刀鐵連枷鐵簡且言龍虎八陣有

奇有正有進有止遠則射近則刀楯擊之彼蕃騎雖衆
見神楯之異必遽奔潰然後以驍騎夾擊無不勝者蓋
歷代用兵未有經慮及此其陣法臣已授拯拯頗知兵
望特賜召問此神妙之機願藏祕府帝閱于崇政殿降
詔獎諭擢拯幕職官其後言者以為器重大緩急難用
云

秋七月戊申朔出御製觀文鑒古圖記以示輔臣

己酉上謂輔臣曰廊延都鈐轄張亢與本路部署許懷

德不能同心協謀何由了邊事宜令都部署司戒諭若
故為此以求內徙當悉奪官安置極邊 詔京朝官使
臣選人久待闕京師而近制不得取京債廩士或至貧
窶不能自給自今受差遣出外聽私借錢五十千 鄜
延都鈐轄知鄜州張亢言太平日久人不知兵自元昊
叛逆以來民力彫敝而邊機軍政措置未得其宜今輒
陳臣之所疑者十事臣竊謂師每出不利豈非節制不
立號令不明訓練不至器械不精或中賊之詭計或自

我之貪功或左右前後自不相救或進退出入未知其
便或兵多而不能用或兵少而不能避或為持權者所
逼或因懦將之所牽或人馬困飢而不能奮或山川險
阻而不能通此皆將不知兵之弊也未聞深究致敗之
由而處置之雖徒益兵馬亦未見必勝之理臣之所疑
者一也去春賊至延州諸路發援兵而河東秦鳳各踰
千里涇原環慶不下十程去秋出鎮戎又遠自鄜延發
兵且千里遠鬪豈能施勇如賊已退乃是空勞師徒其

時更寇別路必又如此此不戰而自敝臣所疑者二也
今鄜延副都部署許懷德兼管勾環慶兵馬環慶副都部
署王仲寶復兼鄜延其涇原秦鳳部署等亦兼鄰路雖
令互相策應然環州至延州十四五驛直路亦不下十
驛涇原至秦鳳又遠于此若一處有事宜皆發兵赴援
而山路險惡人馬已困欲責其功何由可得臣所疑者
三也四路軍馬各不下五六萬朝廷盡力供億而邊臣
但言兵少每路欲更增十萬人亦未見成功且兵無節

制一弊也無奇正二弊也無應援三弊也主將不一四
弊也兵分勢弱五弊也有此五弊如驅市人而戰雖有
百萬亦無益于事臣所疑者四也古人教習須三年然
後成功今之用兵已三年矣將帥之中孰賢孰愚攻守
之術孰得孰失累年敗衄而居邊要者未知何謀設更
數年或未罷兵國用民力何以克堪若因之以飢饉加
之以他寇則安危之策未知如何臣所疑者五也今言
邊事者甚衆朝廷或即奏可或使定奪以聞或劄下逐

處或不令下司前條方遂施行後令復即衝改胥吏有鈔錄之勞官員無看詳之暇邊陣軍政一無定制臣所疑者六也夏竦陳執中皆朝廷大臣凡有邊事當付之不疑今但主文書守詔令每有宣命則翻錄行下如諸處申稟則令候朝廷指揮如此則何必以大臣主事臣所疑者七也前河北用兵減冗官以省費今陝西乃日增員且如制置清白鹽使副招撫蕃部使臣等千餘員所占兵士千餘人請給歲約萬緡復有都大提舉馬鋪

器甲之類又諸州一例招到新兵克敵制勝保捷廣銳
宣毅等指揮久未曾團立教閱但費軍廩無益邊備臣
所疑者八也國家竭財用以贍軍今軍士有手藝者管
兵之官每指揮抽占三之一如延州諸將不出即有兵
二萬除五千守城之外其餘止一萬五千若有事宜三
日內不能團集況四十里外便是賊境一有奔衝緩急
何以支梧臣所疑者九也陝西教習鄉兵共十餘萬人
其中無賴之輩各掛尺籍心薄田夫豈無奸盜雜於其

中苟無措置他日為患不細臣所疑者十也乞暫許臣赴闕面陳利害如以臣言狂妄不可用則乞重行降黜之不報

辛亥詔以冬至有事于南郊時議者或謂西兵未息請罷大禮上不許

壬子翰林學士王堯臣無龍圖閣學士

本傳不載

詔自今

內侍省押班及帶御器械闕員並以歷邊任有功者補之
又詔陝西都部署司邊兵未經教閱者權移近裏

州軍俟訓練精熟乃遣戍邊

癸丑上謂輔臣曰古人良將皆能察士卒之好惡而同其甘苦故衆心親附如聞邊臣多執獨見偏裨之屬罕蒙聽納其密諭朕意令將佐日夕博議軍政庶下情可通而士樂為用也 王堯臣又言昨安撫陝西體問得延州鎮戎軍渭州山外三敗之由皆為賊先據勝地誘致我師將佐不能守險擊歸而多倍道趨利方其疲頓乃與生兵合戰賊始縱鐵鷄子衝突繼以步奚挽強注

射鋒不可當遂致掩覆此主帥不思應變以懲前失之咎也今防秋及時望敕主兵之官常訓練軍馬遠設探候遇賊入界先度遠近俟立定營寨然後量敵奮擊毋得輕出詔以其言戒邊吏

甲寅夏竦言乞調兵夫修浚鄜州城隍詔以城隍近方

修治必須營葺止役本處兵士毋得調夫料物

此據朔歷

廣南西路轉運司奏宜州蠻屢擾邊已發軍士防禦詔

增宜州戍兵

此據朔歷

知制誥吳育言大臣宗室之喪自

今須大斂成服然後請車駕臨奠事下太常議乃云天
子臨喪禮不可緩若奏訃在交未前即當日出未後則
以次日從之

乙卯詔言邊事補班行者自今不許換文資

丙辰知永興軍吏部侍郎范雍兼管勾陝西轉運司計

度糧草公事仍加資政殿學士

加資政在戊午日今并書

命祕書

丞通判同州蔣偕與環慶都監王懷端同招撫蕃落用

田況之言也

王懷端初不見是何官職按范仲淹慶歷二年六月奏稱環慶駐泊都監權都巡檢

王懷端
今用之

資政殿學士尚書右丞知應天府盛度為太子

少傅致仕度尋卒贈太子太保謚文肅

度卒在八月
辛巳今并書

已未中書樞密院言昨降宣命陝西三路屯聚重兵近
據逐處累乞添兵朝廷去年差撥軍馬赴陝西約三萬
人已足河北河東多方剗那即今實難抽點欲令陝西
都部署夏竦更將逐路新募及續配兵士防守城寨更
易精卒屯聚不足即以便宜謀畫不管悞事從之

此據
朔歷

降江南東路轉運使司勲員外王隲知密州以本路

體量安撫方偕言隲在部掊刻故也 復前金部郎中

李宗簡為主客郎中宗簡母朱氏上真宗賜其父沆手

詔特復之 詔諸路本城廂軍軍員闕馬聽自市三歲

以上十三歲以下高四尺一寸者官用印附籍給蜀粟

辛酉陝西經畧安撫招討副使曹琮言近招誘堪坡界

青雞川等處戎人內屬請下秦鳳路部署司常加存撫

其酋長能立勞效者優與補官又請三都谷至渭州靜

邊堡路置堡寨控扼賊馬並從之 兩浙轉運司始奏

鄂鄰叛狀且言已發兵捕逐之

壬戌置萬勝軍二十指揮選神勇宣武虎翼諸軍之在

營年四十五以下者為之立神勇之上

朔歷在己未
今從實錄

甲子詔將來南郊羣臣毋得請加上尊號

乙丑右正言直史館梁適同修起居注太常博士直集

賢院判度支勾院同修起居注楊察為江南東路轉運

使

六月壬辰當考

詔鄜延路部送保安軍小胡等族巡檢內

殿承制閤門祇候胡繼諤赴京仍令部署司擇諸族酋

長才勇者代繼謬領其衆以知延州龐籍言繼謬誅刺
蕃部其下多怨讒故也及繼謬至京師陝西轉運使卞
咸乃言邊人頗思繼謬因以繼謬為虢州都監不復加

罪

授繼謬虢州都監
十月庚寅今并書

丙寅中書言比聞有浮薄之人撰長韻詩以謗大臣請
下開封府募告者賞錢三十萬願就官者亦聽從之

歐陽

修從諫集云前年宋庠等出外時京師先有無名
子詩一首傳于中外尋而庠罷政事疑即此詩也韓

琦言今之試武藝弓弩惟務斗力多而不求所射疏密

其左右斫駢腰射腦射一綽筈子放數箭之類乃是軍中之戲又馬槍止試左右盤弄而不較所刺中否皆非實藝而使臣軍員緣此例得拔用故諸軍亦循守常法而無所更以此臨陣對寇罕能取勝臣常熟思之縱得武士挽三石力弓踏五石力弩不能射中仍與空手無異常閱武部式見唐取人皆較實藝今定凡射弓弩於四十步內各射箭十弓一石五斛以上七中為第一一石二斛以上五中為第二九斛以上三中為第三弩三

石五斗以上八中為第一三石以上七中為第二兩石五斗以上五中為第三凡馬射鹿子或筍椿各箭十弓一石以上八中為第一九斗以上七中為第二八斗以上五中為第三凡馬上使槍左右十刺得五中木人為及等馬上鐵鞭鐵簡棍子雙劍大斧連枷之類並是一法每兩條共重十斤為及等但取左右實打有力者為中馬槍鐵簡俱及等為第三步刺槍步斫劍即勝者為第三馬上盤鋸刀木槩五十斤以上勇力過人者為第

一以上若一件入第一請優與遷擢入第三量材錄用
如二件以上入第一三件以上入第二四件以上入第
三并槍簡及等皆不次獎拔詔送樞密院

欲乞今後較
試弓弩皆令

射十箭馬皆令刺木人並以中
多者為上只如此寫出亦可

己已徙秦州駐泊都監右侍禁閣門祇候李緯為涇原
路管勾招撫蕃落公事緯紘弟也詔河東諸州所籍
強壯若雇人自代者復其身

朔歷云仍以所招到勇關
兵士改作禁軍隸宣毅指

附見
揮今

庚午以右班殿直西京等處都巡檢使謝雲行為閤門
祇候初雲行為澠池縣尉捕殺軍賊李士忠等三人身
被數創補三班奉職為巡檢言者以為賞薄乃遷右班
殿直為都巡檢仍賜銀百兩至此又加職焉 詔河北
河東近經霖雨恐城壁墊壞及甲鎧弓弩損濕其令轉
運安撫司點檢完葺所部有衰疾不任職者選更代之
又詔陝西自兵興以來多法外從事自今情理與本
法不類杖以下罪聽之其自入徒流或加刺配者須奏

聽裁

辛未賜河北河東路戍兵歲滿未代者緡錢

山陝中書樞密院言陝西緣邊蕃部歸降者多在蕃官
帳下請令部署司察其向背者徙家內地給閒田以處
之奏可始從田況議也

況議在五月

是月元昊寇麟府州

欽定四庫全書

史部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三十三

詳校官檢討

臣劉錫五

刑部郎中

臣

許兆椿覆勘

纂修官編修

臣

王嘉曾

謄錄監生

臣

袁秉直

欽定四庫全書

續資治通鑑長編卷一百三十三

宋 李燾 撰

仁宗

慶厯元年八月丁丑朔遣官詣澶州祭河時方議開分水河以減湍暴之勢未庀功而水自成道州以其事聞特祀之

戊寅詔鄜延部署許懷德駐泊都監任守信劉拯巡檢

黃世寧以兵萬人援麟府州

己卯賜麟府州守城軍士緡錢

庚辰詔河東路元昊入寇麟府所過城寨有能出奇設
伏掩擊者量功優獎之軍馬或致傷折亦不加罪

辛巳中書言近令淮南等路添差弓手督捕盜賊慮縣
尉或有貪濁昏耄不堪其任者乞令流內銓選歷任無
贓罪年未六十者注授仍體量見在任不堪者對換從

之

明年四月
丁酉

壬午降荆湖南路轉運使太常博士王遠知虔州坐格
中書劄子不下也遠在湖南率民輸錢免役得緡錢三
十萬進為羨餘蒙獎詔由是它路競為撙克欲以市恩
虔州之命既下知諫院張方平奏遠肆情害物不宜予
大郡更徙知池州

徙池州在此月辛卯今并書遠獻羨
餘被獎詔據食貨志又慶曆五年八

月遠除江西漕包拯奏遠先任荆湖漕非理配率人戶
錢物上供以圖進用山下之民苦於誅求逃入蠻峒結
集凶黨致此大患於今未息會要云
遠坐處職率方責官與實錄不同

皇第三子生母

曰朱才人

甲申遣官奏告宗廟是日上謂輔臣曰昨造一小殿禁中而有司不諭朕意過為侈麗然不欲毀其成功今大相國寺方造殿藏太宗御書寺額可遷置之因言朕內寢多以黃布為茵褥呂夷簡對曰陛下孝以奉先儉以率下雖聖人之盛德孰加乎此上曰偶與卿等言及之非欲聞於外恐其近名爾 詔河北置場括市戰馬緣

邊七州軍免之

按康定元年二月括馬止是京東西淮南陝西等路慶厯元年八月乃及河北

實錄於此即書免緣邊七州軍蓋指河北而本志則於康定元年二月并書其事恐悞也今從實錄又按朔歷

河北轉運司乞於天雄軍等六處置場買馬詔除雄霸等七州軍不買外餘二十七州軍並依六場例收置然則本志誤審矣

乙酉詔兩制檢閱唐書紀傳中君臣事迹近於治道者錄一兩條上之從翰林學士蘓紳之言也紳言唐憲宗故事嘗令近臣具前代得失之迹繪圖以備觀覽諫官張方平亦言唐室治亂於今最近請取其可行於今有益時政者錄一二條上進茲亦賈誼晁錯借秦諭漢之意也 中書樞密院奏京西弓手等願充軍者已降宣

命並揀隸宣毅指揮都監押等能召募五百人以上特與酬獎知州通判歲終委本路轉運使具所募人數以聞從之

丙戌同陝西經畧安撫使知永興軍陳執中言賊圍麟府有大河之限難於援救且河東一路介於二敵若首尾合而內寇則其為患大於關中宜急募敢死士權給禁軍錢糧衣賜不刺面分隸主將與官軍並用賞宜加等罰宜減科俾之勇奮而悅附俟賊平願在軍者優與

名額歸農者免其徭役仍選大臣為一路招討安撫使
治并州委其節制所貴速於成功

丁亥詔南郊禮近中外毋得以皇子生復有貢獻 罷
天下舉人納公卷初權知開封府賈昌朝言唐以來禮
部采名譽觀素業故預投公卷今有彌封謄錄一切考
論試篇為公卷者可罷詔從之 河南民周進能喪其
父母廬墓側日販薪得錢以供朝夕祭祀本府言之詔
賜進能絹二十疋米十石

戊子右正言知制誥劉沆為契丹國母生辰使崇儀副使王整副之禮部員外郎兼侍御史知雜事施昌言為國主生辰使左侍禁閣門祇候何九齡副之權鹽鐵判官工部郎中張沔為國母正旦使內殿崇班侯宗亮副之權度支判官兵部員外郎王球為國主正旦使內殿崇班閣門祇候侍其濬副之屯田員外郎集賢校理曾公亮右正言直史館同修起居注梁適考試鑠廳舉人舉人有試官親戚者並互送別差官試鑠廳舉人自

此始用寶元二年閏十二月庚寅詔書公亮晉江人會

子也

會要誤以此事繫景祐五年今依實錄梁適除館職在今年夏曾公亮除館職在今年秋當景祐末

俱未也曾會見端拱二年三月

詔入內侍省御藥院內東門司取先

帝時及天聖初帳籍比較近年內中用度增損之數以

聞麟州言元昊以前月戊辰攻圍州城是月乙酉踰

屈野河西山上白草平距城十五里按軍丙戌破遠寧

寨寨主侍禁王世亶兵馬監押殿直王顯死之焚倉庫

樓櫓皆盡復領兵攻府州城中官軍六千一百餘人居

民亦習戰城險且堅東南各有水門崖壁峭絕下臨大河賊緣崖腹微徑魚貫而前城上矢石亂下賊死傷殆盡轉攻城北而士卒復力戰傷者一千餘人賊乃引退縱兵四掠刈禾稼發窖藏又徙圍豐州麟府二州皆在河外因山為城最為險固初河東轉運使文洎以麟州餉道回遠軍食不足乃按唐張說領并州兵萬人出合河關掩擊党項於銀城大破之遂奏置麟州此為河外之直道自折德衷世有府谷即大河通保德舟楫郵商

以便府人遂為麟之別路故河關路廢而弗治洎將復之未及就而卒及洎子彥博為河東轉運副使遂通道銀城而州有積粟可守城中素乏水圍既久士卒渴乏或勸知州苗繼宣取污溝之泥以飾埤元昊仰視曰諜謂我無庸戰不三日漢人當渴死今尚有餘以圻諜給我也斬之城下解圍去

實錄云州有積粟久可守元昊知城中有備遂解圍去按州有

粟可守則文彥博之力矣然則被圍兩旬所以得解實元昊疑城中尚多水故也不但為積粟今取李清臣所作苗繼宣妻宋氏墓銘及魏泰東軒記附著之然清臣謂繼宣忤貴臣功不得錄蓋不然按繼宣尋領資州刺

史則朝廷固錄其功矣司馬光記開亦云虜見泥塗積
藁遂解圍與李清臣魏泰畧同又云虜圍麟州二十七

日乃去

當考

詔軍士經戰至廢折者給衣糧之半終其身

不願在軍人給錢三十千聽自便

己丑中書樞密院言已發在京神衛等二十指揮赴河
北路詔權遣赴并代路以豐麟州危迫故也

庚寅右武衛將軍趙振領惠州團練使并代州鈐轄尋

遷副都署

遷副都署不得其
時因本傳附見此

辛卯知淮陽軍將作少監范諷為光祿卿知陝州道改

潞州入見上言元昊不可擊獨以兵守要害捍侵掠久
當自服儻內修百度躬節儉如祖宗故事則疆事不足
為陛下憂也

壬辰三司言兵久屯陝西而軍費不足尤藉天下酒權
之利請較監官歲所增課特獎之奏可刺知諫院張方
平言臣承乏諫省今未五十日凡內臣外戚醫官之類
遷轉者且二十人大則防團刺史小則近職要司伏以
邊陲用兵將士暴露狂賊有憑陵之勢王師無尺寸之

功宜增爵賞以待勲勤矢石之下鋒刃之前以首爭首以命爭命上功於朝報賞之際未嘗有特恩殊命及之者今帷幄密侍肺腑近戚坐受恩寵動需厚賜至於方伎雜類恩澤過宜伏願審茲威福之柄深計安危之本無容親近妄致干請乞宣諭執政之臣今後即有傳宣內批諸非次不正除授必須詳酌事體覆奏其後僥求過分宜為條約禁止詔並依前降指揮常切遵守

此據會要

禁約篇追附不知實錄何故不書也

癸巳詔國子監今歲解發進士諸科各特增二十人

甲午詔京東等路弓手強壯願隸宣毅軍者指揮使以下降一資押官以下聽如故仍差朝臣二員曉諭招補之

京東路據會要募兵篇

知諫院張方平言伏見宣差朝臣分

路往陝西河東京東西路於前來點差強壯弓手中招募願充軍人分配宣毅保捷指揮者臣竊思此舉事繫安危敢竭微衷上裨國論謹列不便事件及臣愚所見如左自去歲初降敕命點差強壯弓手之時民間喧然皆言

此時點差雖以強壯弓手為名實欲點補軍籍敕旨屢下丁寧再三諭以朝廷點差之意只要各護鄉閭必不起從征戍郡縣多方安輯民猶猜譁及經去冬教習尋放歸業鄉閭竊語方以少定然名在弓手之籍者居常揺恐心不自安每聞一使出行州縣輒相扇動謂來調發今此命忽下果如民所素料此後命令無復可信此其不便一也宣命令止召情願緣先來點差弓手多是高貲之家例皆衣食無闕豈有情願充軍之人臣聞所

差朝臣已相與議云此來受命朝廷意在倚辦若至郡縣無人應募須與官吏迫致之爾竊惟所差使臣盖以朝行集事尋常淺見之人復思郡縣官吏材術足任者無幾今既設以賞利惟知用心干蹈若其謀之匪臧或致變生不測姦猾乘釁相激噪聚萬一驚擾更成厲階此其不便二也所差使臣既與郡縣官吏抑迫百姓令伏充軍即湏團結押赴京師充軍之人既非情願若其上路因與親戚離訣方有悔心中道逃散安能防遏既

不敢各歸本土聚依萑蒲遠近相應展轉結連或姦豪
之有謀乘郡縣之無備其勢一擾必勞定輯此其不便
三也今京東西路頗為饑歉民既艱食居常猶為寇盜
一夫首難奔赴必多此其不便四也強壯弓手各在郡
縣未去農業若朝廷用漢代更之術因唐防秋之法入
耕出戰遞為防戍則是農不去業兵不乏備不因帑廩
之積常得丁壯之人今既籍為正兵處之連營則其衣
食財用終身仰給縣官此其不便五也已降御札冬至

將行郊禮遠近郡縣尤宜肅靜夫愚而不可欺弱而不
可勝者百姓也綏之斯和動之斯危武有七德安民為
本事規未兆敝猶不救若又迫之是啓亂也則朝廷之
憂不在四鄙夫禍起所忽慝生有階秦之勝廣漢之黃巾
唐之巢讓是皆始於烏合之衆此其不便六也凡此六
患昭然在目不可不深慮不可不過防臣以一介賤微
見識淺近誠不足以叅國論贊聖謀但以職在諫曹當
有犯無隱故陳愚管上祈裁擇臣謂陝西河東其近裏

州郡乞將前來點差強壯弓手等中分其半戍邊每九月防秋至二月放歸歲一代更留其半防守本州以時訓練當就戍之時依出軍人官與裝費冬給衣賜日支口食蓋民所以懼籍之為兵者不惟前冒鋒刃矢石之難且重去鄉土終身與親愛姻族永相隔別此其大戚也今若番休遞戍終是不離本鄉冀望邊事漸寧即當息肩安業昔太宗皇帝籍兩河之人以為鄉兵於時識者亦悼其失策蓋不若因兩河強壯使之捍邊壯者入

籍衰者出役不衣庫帛不食廩粟邊不闕戍民不去農
何在乎畜之營堡而後為官軍也又聞于時籍鄉兵之
際因大軍方集之威猶恐其亂乃密誡諸州郡剋期一
日而事畢故民雖姦謀相動不復及之今朝廷既惜強
壯之名入為必籍之事命兩朝臣分使一路周環三二
十郡幅員十數千里或未能親到但行文移州縣官吏
方且各率所見異同紛起但恐使人一出民心一搖後
雖悔之或所難及願朝廷審加圖議事不憚改追還所

下逐路轉運司宣命停所差官勿遣實天下幸甚國家之福也疏入不報方平再疏力諍之訖不報

據方平後疏云十九

日具奏不知是何月奏有已降御札等語非七月即八月蓋八月十八日甲午初遣朝臣二員詣京東招補宣毅軍其翌日乙未或此奏實以此月十九日上也今即附見甲午遣朝臣後

乙未元昊陷豐州知州侍禁王餘慶權兵馬監押三班差使殿侍孫吉指使三班借職侯秀死之始王汾在并州建議乞徙豐州不報不逾歲果陷 澠州團練使郭承祐為修澶州護城隄部署內殿承制陳秉內殿崇班

閣門祇候劉顯左侍禁閣門祇候丁億並為都監 詔

內侍乘驛緣邊勾當公事所過州軍具到發日時以聞

鄜州走馬承受傅季明言元昊寇麟府聞其死傷者
三萬餘人上謂輔臣曰此謀者非驕我即欲緩諸路牽
制之兵爾可令鄜延部署司嚴飭邊備 毀潼關新置

樓櫓王堯臣使陝西還言關中人心不安故也 以契

丹歸明人趙英為洪州觀察推官賜緋衣銀帶及錢五
萬更名至忠至忠嘗為契丹中書舍人得罪宗真挺身

來歸言慶歷以前敵中事甚詳

至忠又見嘉祐二年四月熙寧二年七月

己亥詔緣邊弓箭手於近裏州軍別置產業以避役者
決配近南州軍本城

庚子河東經畧司言豐州陷

癸卯賜澶州修護城隄役卒緡錢

甲辰陝西制置青白鹽使監察御史薛宥復為太常博士始宥以博士通判涇州龐籍奏換御史專領鹽事未嘗有勞又求為轉運使故責之
詔自今臣僚子孫所

藏家集已經進者餘人不得再進

會要八月二十八日事

乙巳以環慶鈐轄左藏使高繼隆領榮州刺史權知環

州

康定元年二月繼隆以環慶鈐轄徙梓夔今稱環慶或是不曾赴梓夔也當考

詔諸軍諸

班直子弟民間有材勇者如願効用聽詣所屬自陳以

補神捷指揮滿萬人即權遣戍邊

知諫院張方平言

羌賊叛命王師致討分命重臣為之統帥故授夏竦陝

西招討等使四路軍政實節制之空國事邊于茲三歲

師惟不出出則喪敗寇惟不來來必得志控要城寨殘

蕩無幾內屬蕃落驅畧向盡鈍兵挫銳財殫力屈天下
靡敝矣去歲劉平石元孫之沒奪范雍節鉞今春任福
之敗罷韓琦經畧中外皆謂朝廷威罰不舉責效太輕
然且猶示損懲用塞物論安有權握大衆坐翫寇敵于
覆軍殺將盛國損威而曰我不預知是安用名為統帥
也自三代至于春秋列國凡起師旅未有其國君不任
戎事者自漢至唐興兵舉衆未有元帥不身先士卒在
於行陣者後漢段紀明征羌十餘年未嘗褫寢訖平羌

患若將帥奮身許國發憤殄寇有如是之臣則陛下何
憂臣竊聽輿人之議皆謂前後喪師非賊能敗我我自
取之凡諸邊臣稟命招討司機宜事會不失之急則失
之緩勇者不能施其力智者不能專其謀而又愛惡相
用首尾相應主衆謀於獨斷通諸路為一家近如麟府
之圍雖非陝西所部然為統帥苟急國患即未能請行
赴救猶須耀師境上助為聲援陛下遣敕使齎璽書督
之出偏師使遙制賊後而逗留立異終不奉命至使賊

如蹈無人之境因以平豐州夷寧遠麟州今雖僅存勢已孤絕如秦人視越人之肥瘠一不動念但恐涇原廊延即有警急亦未必能如臂指首尾之相救也若還竦舊官與之一郡遂其自全之計精擇諸路守將人自為功量其邊勢配之兵力仍於永興益置重兵以為諸路根本春秋擇重臣巡邊春則量禦備之力遷其軍馬入就倉牧命守將修治城塹利器用以待防秋之政令秋則閱訓練之法蒐補之術審官吏勞能以明陞黜之典

按賦輿盈虛以通貨食之計以嚴戰守之備但邊城能
堅守已足敵賊若將帥各盡用未有不為國建功者也
九月丁未朔以環州烏貴族蕃官巡檢右侍禁慕恩為
閣門祗候陝西部署司言恩拒西賊有勞也

戊申詔鑠廳舉人自今文舉許應三舉武臣兩舉

庚戌鄜延都鈐轄兼知鄜州西上閣門使忠州刺史張
亢為并代鈐轄專管勾麟府軍馬公事代康德輿也時
元昊已破豐州引兵屯琉璃堡縱騎鈔麟府間二州閉

壁不出民乏水飲黃金一兩易水一杯朝廷議棄河外
守保德軍以河為界未果因徙亢使經度之亢單騎扣
府州城門關不啓亢曰我新軍馬也出所受敕示城上
既入即開門縱民采薪芻汲澗谷然敵騎猶時出鈔掠
漢田亢以州東焦山有石炭穴為築東勝堡下城旁有
蔬畦為築金城堡州北涉坑有水泉為築安定堡置兵
守之募人獲于外腰鑰與持兵衛送者均所得時禁兵
敗北無鬪志乃募役兵夜潛隘道邀擊敵遊騎比明或

持首級來獻亢犒勞之衣以錦袍禁兵始慙奮曰我顧
不若彼乎又縱使飲博士窘乏幸利皆願一戰亢知可
用始謀擊琉璃堡諜伏賊寨旁草中見老羌方炙羊脾
占吉凶驚曰明日當有急兵且趣避之皆笑曰漢兒方
藏頭膝間何敢至此亢知無備夜引兵襲擊大破之斬
首二百餘級敵棄堡遁去乃築宣威寨於馳溝捍寇路
宣威寨南至府州六十里武經邊防云爾亢築堡寨並
附見按明鵠傳鵠為河東都漕乃修建寧中候百勝寨
鎮川清寨堡凡五城鵠除
都漕則在此後七日也

鄜延都監西京作坊使貴

州刺史王信為本路鈐轄兼兩路都巡檢使信初為廊
延都監始至之夕敵衆號數萬傳城軍吏氣懾不知所
為信領勁兵二千夜出南門與賊戰不利失其前鋒因
按兵不動遲明潛上東山整軍乘勢而下擊走之追襲
大獲而還葛懷敏敗信又出兵拒賊俘斬甚衆中書
樞密院言近為西賊寇麟府已發兵往并代策應詔劄
與知并州楊偕除并州合駐大軍外麟府州比舊增屯
餘即分布黃河東岸諸州交相應援

此據朔歷

辛亥遣東頭供奉官閤門祗候任黃裳按視嵐石隰州
保德火山岢嵐軍地形平濶處鑿為溝塹以限戎馬

壬子知永興軍范雍請下三司舉官於河東產鐵州軍
鑄大錢以助陝西軍費仍罷興元等處輦致小鐵錢從
之

乙卯以權鹽鐵判官侍御史蕭定基祠部員外郎集賢
校理判戶部勾院王琪並提舉計度江南東西荊湖南
北路鹽酒公事琪言四路民間鹽不足酒課歲不登請

與定基俱往尋復命制置發運使楊告兼計度利害琪
言大禧初嘗以荊湖鹽估高詔斤減三錢或二錢自後
利入浸損請復舊估可歲增緡錢四萬許之制置司又
言比年河流淺涸漕運艱阻糜費益甚請量增江淮兩
浙荊湖六路糴鹽錢下三司議三司奏荊湖已嘗增錢
餘四路三十八州軍請斤增三錢或四錢詔俟河流通
運復故既而制置司又置轉般倉於江州益漕船及脩
客舟以還因請六路五十一州軍斤增五錢

自琪言天禧初至斤

增五錢並
據本志

自是鹽酒課歲增三十萬六千餘緡

此段據王琪及

蕭定基墓誌并史志增入琪本傳亦云歲增課三十萬緡楊告兼計度乃壬申日今并書告等計度並不及酒

不知何故當考

賜秦州小洛門采造務及延州修三關城役

卒緡錢

戊午杖殺中書守堂官周卞于都市坐於內降度僧敕
內偽益童行三十四人也事既覺開封府止按餘人而
不問堂吏知制誥富弼時糾察刑獄白執政請以吏付
開封執政指其坐曰公即居此無為近名弼正色不受

其言曰必得吏乃止執政滋不悅初劉從德之妻遂國夫人者王蒙正女也嘗出入內庭或云得幸于上後獲譴奪封罷朝謁久之出入如故諫官張方平再以疏論列皆留中既而有詔復封遂國弼繳還詞頭封命遂寢

唐制惟給事中得封還詔書中書舍人繳還詞頭蓋自

弼始也

仁錄附傳云周日宣今從實錄或曰宣卽卞也弼繳還詞頭罷遂國之封此據別志不得其時

按弼青州謝中使賜茶藥劄子云知制誥兩曾繳還詞頭及糾察刑獄舉堂吏詐作戒諜然則繳還詞頭當在糾察刑獄以前也日月既不可考今附誅堂吏後兩曾繳還詞頭此一事不知其一又何事也按劉從德之妻

王蒙正女也景祐四年蒙正坐私其父婢除名流廣南
即詔從德妻自今不得入內其獲譴奪封事實錄不載
別志所云必有據今從之然則志稱
寶元中恐年名差誤當是景祐間耳

寶元初青州人趙宇上書言元昊必反宰相以為狂責
文學參軍福州安置及元昊反宇自訟所部勿受遂逃
至京師復上書且言劉平勇而無謀必敗宰相益怒下
開封府令府司以在官無故亡法劾宇司錄陳希亮奏
乞取宇所上書付所司治即其言驗不當加責宇由此
得釋劉平既敗乃授宇青州司馬宇復上大衍陣圖及

繫說七篇已未以字為環州軍事推官

英宗實錄希亮附傳云青州男

子趙宇蘓軾作希亮傳亦云青州民然附傳云責授文學參軍福州安置蘓乃云流建州且既云責授則疑字

上書時必已有官但史記不詳耳編年以為萊州布衣與二傳異今從二傳作青州人從附傳作流福州蘓傳

又云授字徐州推官蓋誤也

庚申以鄜州環慶兩路都巡檢使東頭供奉官閤門祗

候趙瑜為內殿承制瑜奏與西賊接戰有武騎長行鄭

福斬偽觀察使懷克及賊射中臣馬而吐渾副兵馬使

羅榮推馬與臣遂却賊而歸瑜既蒙賞亦補榮為軍使

鄭福為十將 廣南東路轉運使言商人邵保至占城
國見軍賊鄂鄰等百餘人羈縻在其國中詔本路選使
臣二人持詔書器幣賜占城國主執送賊酋于闕下餘
黨令就戮之始鄰與廣州兵逆戰海中值大風有告鄰
溺死者州以事聞提點刑獄南昌袁抗獨曰是日風勢
趣占城鄰未必死也既而果得鄰於占城

辛酉知秦州韓琦復為起居舍人知慶州范仲淹復為
戶部郎中琦上疏曰

琦此疏據家傳即在復起居舍人後今附見當考

臣三數

年來將命奔走未嘗寧居自陝西纔踰年歲兩趨窮塞
皆會賊至既不能親冒矢石應機制變而但激勵將卒
申明賞罰以晝繼夜實忘寢食所期立分寸之效以報
陛下用臣之意不幸天未助順諸將自用而有山外之
敗卒被明譴志不克遂然尚有計慮豈敢以釋去重責
偷安循默猶冀陛下亦不以臣一失驅策棄而不用竊
以西賊叛命以來言邊事者蓋以萬計皆人持所見獻
忠於上而朝廷廣務聽納纖悉必行其間大抵欲保疆

守境愛民省用者多矣所謂保疆守境者則曰賊衆我寡不可較力但來則收民閉壘示以持重郊野之外不暇救也殊不知承平以來沿邊之民日以繁盛所居必近田畝有蓄積室廬之便樂土重遷自去年九月賊犯鎮戎軍之後經畧司專差籠竿城監押馬為美勸誘山外之民入居城寨而竟欺為美終不移徙臣博詢其故則曰今細民一家大率數口耕穫之時老幼皆須在野至於伐薪汲水悉便其用既令入保城寨不唯無所居

止兼薪水以來亦須市買以此甘在田野賊來方始逃避或則全家被虜又自環慶抵於涇原沿邊屬戶踰數十萬自來以官軍勢弱不能保全皆有去就之意竊謂若以見屯之兵為保境之計則慮歲月之間邊民苦其屠掠盡徙內地諸族屬戶皆與賊合緣邊城寨數百里外田野一空唯存孤壘則歲計糧草何從而出以分散之卒禦專一之兵未知何時可息茲患賊既知無後患則席勝深入關輔根本能不揺乎所謂愛民省用者則

曰民為邦本不可重困緣邊戍卒漸可裁減若但守禦
不必兵多則可以省科歛之煩轉餉之苦矣殊不知賊
勢未弭邊害滋大日朘月削所傷益多斯皆利於近而
局於遠顧其小而遺其大若為國家長久之策則不然
夫以祖宗之德業陛下之仁聖天下之事力而使小羌
常遂併兵之一策不敢與較但謂彼衆我寡而為威境
棄民之計豈不惜哉臣所以盡忠憂國豈忍隱而不言
今鄜延涇原環慶三路除駐劄防守兵馬之外可以各

那一萬人聚於鄜慶渭三州臣今為陛下計者莫若於
鄜慶渭三州各更益兵三萬人拔用有勇畧將帥三員
統領訓練預先分定部曲遠設斥堠於春秋西賊舉動
之時先據要害賊來則會駐劄之兵觀利整陣併力擊
之又於西賊未經點集之際出三州已整之兵淺入大
掠或破其和市或招其種落或更築壘拓地廣招強人
別立經制以助正軍屬戶有助賊者即會兵密行破蕩
諸族見此事勢自然無去就之意漸可驅使既不能為

亂則可以嚴青鹽粟帛之禁勿使與賊交通朝廷節儉省費傾內帑三分之一分助邊用以金帛賜逐路帥臣使行間覘賊則動靜先知遇盛暑則那次邊就食糧草如此則三二年間賊力漸屈平定有期誠暫勞永逸之長策也或曰益兵數多豈可驟然招置臣謂揀刺土兵自有祖宗舊法在行與不可行耳果行之又何難哉且土兵既壯則沿邊拱聖龍衛雲武神騎又神衛龍騎等軍應係劄團練兵漸可代還以實京師為強幹弱枝之

固則內外安矣 益州草澤張俞為試校書郎俞郾人
俊偉有大志遊學四方屢舉不第康定初准詔上書論
邊事知州楊日嚴薦俞久居三秦識虜形勢宜賜召問
王拱宸安撫西川又稱其才詔令赴闕俞辭以父老復
上書請遣使諭契丹俾與西賊相攻庶可完中國之力
并貽書宰相呂夷簡極陳治天下之要且曰既失之東
隅當收之桑榆夷簡重其言謂俞所上書郭元振不及
也於是就命以官俞表請授其父顯忠許之隱居青城

山前後凡六詔敦遣卒不起

甲子詔臣僚自今遇奏薦子孫等恩澤乞改換差遣如已經改換差遣者無得重疊乞升差遣

乙丑詔京東西災傷州軍秋稅以等第蠲放尚慮貧民輸送不逮委轉運使體量以聞其逃徙者並與倚閣

又詔河東緣邊州軍縣鎮置烽火臺

壬申知府州如京使折繼閔為宮苑使普州刺史知麟州禮賓副使苗繼宣為禮賓使資州刺史並以城守之

勞也 先是屯田員外郎張旨通判府州州依山無外城旨將築之州將曰吾州據險敵必不來旨不聽城垂就寇大至乃聯巨木補其罅守以強弩時中外不相聞者累日民心震恐庫有買馬綵數千旨矯詔賜守卒卒皆東望呼萬歲賊以救至州無井民取河水以飲賊斷其路旨夜開門率兵擊賊少卻以官軍壁兩旁使民出汲復以渠泥覆草積督居民乘城力戰賊死傷者衆遂解去以功遷都官員外郎旨河內人也 麟州都監王

凱者全斌曾孫嘗出雙峰橋染杖谷遇敵破之又破龐
青黃羅部再戰于伺候峰前後斬首三百八十七級焚
蕩驅獲馬牛索馳器械以數千計敵圍麟州乘城距鬪
晝夜三十一日始解去特遷西頭供奉官代還敵猶鈔
掠道不通以為內殿崇班麟府路緣邊都巡檢使與同
巡檢張岳護糧道于青美朗敵大至與岳相失乃分兵
出其後夾擊之復與岳合斬首六十五級又入兔毛川
賊衆三萬凱以兵六千陷圍流矢中面鬪不解至暮敵

潰又斬首百八十六級自蹂踐死者以數千遷南作坊
副使張岳者府谷人以貲為牙將有膽畧善騎射天聖
中西夏偽觀察使阿裕爾寇麟州虜邊戶約還子然後歸
所虜麟州還其子而阿裕爾輒背約安撫使遣岳詰問岳
徑造帳中以逆順諭阿裕爾阿裕爾語屈留岳共食阿裕爾抽
佩刀貫大纓啗岳岳引吻就刀食肉無所憚阿裕爾復弦
弓張鏃指岳腹而彀岳食不輟神色自若阿裕爾撫岳背
曰真男兒也翌日又與岳縱獵雙兔起馬前岳發兩矢

連斃二兇阿裕爾驚服遺出馬索馳悉歸所虜如故約州

將補為來遠寨主手殺偽首領阿裕爾奪其甲馬時年

十八名動一軍

天聖自元年至九年
不見阿裕爾子來歸事

元昊犯鄜延麟府

進兵出以教練使從折繼閔破拉旺當阿爾兩族射殺數

十人斬偽軍主鄂博以功補下班殿侍三班差使時賊

騎方熾中人促賜軍衣至麟州敵騎充斥不得前康德

輿管勾軍馬司事遣出馳騎五十往護之至青美朗遇

賊接戰流矢貫雙頰出拔矢鬪愈力奪馬十二疋而還

賊圍府州攻甚急城西南隅庫下賊將登衆囂曰城破矣岳乘陴大呼令兩人持一人來賊為之稍却衆乃安飛矢中右目下身被三創晝夜督守又帥死士開關護州人汲河北圍解城中不乏水以勞遷右班殿直然賊游兵嘗往來境中邀奪饋運以岳為麟府州道路巡檢至深栢塢遇賊數千分兵追擊斬首百餘級奪兵械馬數百近郊民田比秋成未敢獲岳以計千張亢得步卒九百人護之大敗賊於龍門川從諸將通麟州糧道破

賊於栢子寨改右班殿直內侍宗永誠傳詔寨下岳護
永誠遇賊三松嶺賊以精騎挑戰矢中岳臂猶躍馬左
右馳射諸將乘勝而進賊皆奔潰特改西頭供奉官以
為賞薄又遷內殿崇班賊破豐州將據有其地岳與諸
將一日數戰破偽容州刺史雅布移守貴三寨俘獲萬
計遷禮賓副使 又有王吉者麟州通引官州被圍急
苗繼宣募吏民通信求援吉應募繼宣問須幾人從行
吉曰今敵騎百重無所用衆請變服為敵裝挾弓矢齎

糗糧詐為夏人夜縋出遇敵問則為敵語答之兩晝夜
然後出敵寨之外走詣府州告急府州遣將兵救之吉
復間道入城城中皆呼萬歲及圍解除吉奉職本州指
使吉嘗從王凱及中貴人將兵數千人卒遇敵數萬騎
中貴人惶恐以手帛自經吉曰官何患不得死何不且
令吉戰若吉不勝死未晚也因使其左右數人守中貴
人曰貴人不虞當盡斬若屬因將所部先登射殺敵大
將敵衆大奔衆軍乘之敵墜崖死者萬餘人又嘗與敵

戰其子文宣年十八從行戰罷不見文宣其麾下請入敵中求之吉止之曰此兒為王吉子而為敵所獲尚何以求為頃之文宣挈二首以至乃喜曰如此真我子也吉每與敵戰所發不過一矢即舍弓間袒而入手殺數人然後反曰及其張弓挾矢之時直往抱之彼倉卒無拒我則成禽矣吾前後數十戰未嘗發兩矢也吉與張岳齊名卒皆不至顯官

癸酉降并代副部署通州團練使王元為左衛將軍陵

州團練使鈴轄東染院使台州刺史康德輿為東染院副使鈴轄供備庫使楊懷志為供備庫副使先是有蕃部密拉為殿侍求錦袍驛料德輿不與密拉頗出怨言或譖密拉與賊通戰則反射漢人密拉無以自明乃謀附賊指揮使張岳聞之召密拉與飲密拉泣曰我豈附賊者蓋逃死爾岳以告德輿曰密拉叛信矣不可不殺元昊方屢入寇德輿不聽曰今日豈殺蕃部時耶岳曰叛者特密拉非衆所欲也請為君召與飲仆崖谷中聲

言墮馬死安知漢殺之德輿猶豫不決以問所親所親惡出短毀之出計不得行折繼聞賊將至以告德輿德輿怒曰君不召之何以知其來也賊果以密拉為鄉導自後河川入襲府州蕃漢欲入城德輿閉門不納或降賊或為賊殺不可勝計賊既圍府州德輿與元及懷志按兵不出戰但移文轉運司調軍食轉運副使文彥博籍民輦運至境以俟而德輿終不敢出及豐州陷才出屯州城外數里三日而還居民望見以為寇復至皆

棄其所齎入保城郭彥博以其事聞故責及之然止坐
不出戰其他則朝廷不悉聞也

甲戌參知政事晁宗慤落起復 太常丞直集賢院田
況為右正言

乙亥詔天下立義倉自乾德初置義倉未久而罷明道
二年詔議復之不果景祐中集賢校理王琪上疏引隋
唐故事請復置曰唐貞觀中自王公以下墾田畝稅二
升其實太重至永徽之後自上戶以降計戶出粟亦復

不均今宜令五等以上戶計夏秋二斛別輸一升隨稅以入水旱稅減則免輸州縣擇便地別置倉貯之領於轉運使今以一中郡計之正稅歲入十萬石則義倉歲得五千石推而廣之其利博矣因言明道中最为饑歉國家欲貸饑民則兵食不足故民有流轉之患是時兼井之家出粟數千石即補官是豈以爵為輕歟特愛民濟物不獲已而為之爾與夫乘歲之豐收羨餘之入於天下之廣為無窮之利豈不大哉且兼井之家占田常

廣則義倉所入常多中下之家占田常狹則義倉所入
常少及水旱賑給則兼井之家未必待此而濟中下之
民實先受其賜矣損有餘補不足天下之利也事下有
司會議者異同而止於是琪復上其議上納之已而衆
論紛然以為不便遂詔第令上三等戶輸粟尋復罷

令止

上三等戶輸義倉乃
明年正月戊午日事

是月以虢州朱陽縣鑄錢監為朱陽監又以商州洛南

縣鑄錢監為阜民監

朱陽監實錄見是月壬
申獨無阜民監今附此